谷堆下的往事

●马昌丽

晚饭过后，陪孩子到郊外散步，走累了在田埂上停留一会，在昏黄的霞光里眺望远方，只见密密麻麻的谷堆在稻田里陈列出各式各样的图案，与起伏不定的小山丘形成一幅天然画卷；近处的谷堆略显稀疏，每一堆都如同一座小小的城堡，坚实而挺拔。我被眼前的景致所吸引，仿佛所有的思绪都与这小小的谷堆紧紧的交织在一起，渐渐解开封存已久的记忆。

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，那时的生活艰苦而简单，家家户户都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稻田，农民伯伯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，世世代代业都耕耘在这稻田之上。而一年四季，稻田边上都会堆着小小的谷堆，辛勤的人儿把一捆捆卸下粮食的枝干分散捆绑，再小心翼翼地将其下角分开，放置成将军的帽子一样，随后并一捆接着一捆层层放置，就形成了坚实的谷堆。在乡下，谷堆堆得越高，就意味着收成越好。

在那高高矮矮的谷堆旁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记事以来，父亲总会带着我到稻田里堆谷堆，我们收获着与邻居家同等多的粮食，谷堆却比邻居家的矮得很多，为此，我总会问父亲，“为什么我们的谷堆总是那么矮呢？”父亲意味深长的回答，“堆谷堆就像做人一样要脚踏实地，我们只有把每一捆枝干都捆得牢牢的，堆放的时候挤压得很紧，待到狂风袭来，谷堆才不会被吹散。”那时的我并不理解父亲所说的话，只是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然后钻到别人家的谷堆里玩去了。

邻居家的谷堆是松散的，是玩躲猫猫游戏最好的去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小伙伴到稻田里玩躲猫猫游戏，我钻到了邻居家的谷堆深处，小伙伴们没有找到我便各自回家了，当我模模糊糊听到父亲的呼喊声，才匆匆忙忙从谷堆里钻出来，而那时，已是黄昏。当父亲看到我一动不动地站在谷堆旁的时候，便狠狠的斥责道，“不是让你不要藏在谷堆里吗？你不知道蓬松的谷堆有多危险吗？万一……”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因为放眼望去，模模糊糊还能看到那些蓬松的谷堆被大风吹得很乱，田边稚嫩的植物已被压得了无声息，只有我家的谷堆，还高高地立在那里，就像父亲立在我眼前的身影一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藏在谷堆里，而是，在成长的路上不断地陪伴着父亲把家里的谷堆堆得矮小而结实，也劝说周边的孩子，不要在蓬松的谷堆里玩游戏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为了谋生离开了故土，城市的生活依旧艰难但不再平凡，而此时的乡村也不再是儿时的模样，农民收完了粮食，不再将枝干堆积成高高矮矮的谷堆，而是将枝干晒干粉碎成了糠，那些曾经围绕在谷堆旁的孩子，似乎也随着谷堆的消失而散落天涯。

谷堆里的记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消退下去，而此时还能在这郊外的小角落里看到这样的美好景致，着实让人心生暖意，仿佛，那一去不复返的时光就封存在某一个角落，时时刻刻提醒着你，所有的美好，其实一直都在呢 。

春天正迎面而来

★鲍海英

年到了，春天就会如约而来。此刻，春光正普照着万物，一阵风吹来，也吹来了万物萌发的气息。就这样，我听任春光在我的头发和浑身惬意地缠绕，缓缓地弥漫、浸润，于是，我有了春天去野外走走的冲动。

我在一片草地上坐下来，听任阳光大大方方地温暖着我，微微的风悠悠吹起，一些柳絮就趁势一溜烟地在我的眼前簇拥起来，一副顽皮的模样。新落的柳絮如花一样，又软又轻，曼妙，姿势优雅，去了这片，来了那片，我想仔细辨认哪一片柳絮才是我最初看到的，却总是徒劳。我想起了公园里开花的那个清晨，春风似乎只是亲吻了一下桃树的枝头，花儿便娇娇艳艳地一下子绽放了。春风微笑着，裹挟着花朵的气息抵达每个角落，经过大街时略一迟疑，它衣袂摇曳里那媚眼的轻轻流转，便一丝一丝将那些青春的女孩撩拨得露出了笑容。而那些鸣声清脆的鸟，唱亮了一双又一双眼睛。来到野外，无须抬头，就知道孩子们已经把风筝放到蓝天上了，眯着眼睛去看，那一只只的风筝带着幸福的憧憬飘得那么高，看着它们恣意地沐浴着明媚的阳光，大摇大摆地绕着彩云飞，心绪也摇曳起来。不必寻找，就知道春风一来，草木便要恣肆地萌发、生长，那一脉绵延不绝的生命气息，在春天里显得格外蓬勃。

花开了，鸟儿和蝴蝶也紧锣密鼓地登场了，它们来了，全来了，它们追逐着花香，展开着美丽的翅膀，那么快乐，那么专注，那么执着，它们要飞很远才可以找到那一朵与自己有缘相遇的花。小鸟和蝴蝶会越过清澈的小河，小河里的水呈现着一泓温润和清澈，一些不知名的花如星星一样在河边眨着眼。河边的柳树一直把自己的枝条探进河水里，精致的小虾坐在水里的柳枝上，悠然自得地荡着秋千，引得鸟儿也忍不住停下脚步在这里徘徊。阳光灿烂，河水温暖，柔软而丰满的水草相互缠绕着，犹如被爱情唤醒的人，相互的拥抱里是甜蜜的心事。这个时候，尘世里的每个地方仿佛都随着春天而生动了起来，春风吹拂得一池又一池的春水妩媚多情起来，一波一波地荡漾着，到处都是花草香和暖暖的阳光。

春天正迎面而来，你若想一睹春天的芳容，你就一定要到田野上去看她。明媚的天气里，我看见麦苗争先恐后地向上蹿着成长，一阵风吹过，无边的麦田荡漾出柔软而优美的曲线，一波过去，一波又来，连绵不断。布谷，斑鸠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鸟雀在田野里突然腾跃出来，然后翩翩飞过，自由而愉快。不远处的几树繁花浩浩荡荡地绽放着，一簇簇连在一起，滚珠流玉一般，仿佛一直铺展到了天地相接之处。小小的菜园也不甘寂寞，新种的蔬菜已经伸开了腰身，还有一片春韭，也发情似的挺起了胸。菜园里的那眼泉水散发着清凉的韵味，汪汪地呈现着静美的风姿，淌着的仿佛是柔婉的问候。几只蜜蜂在几朵小黄花上流连，翅膀上已满是花粉，还有春的痕迹。置身其中，我感觉春意盎然，心中是说不出的甜蜜和激动。

春天是生动多情的。迎面而来的春天，让你会有所思，又思无邪。春天若是一个女子，我愿意做她掌心的一颗痣，默默地陪伴着她，她闪烁着又美又亮的眼睛，戴着玫瑰花环，当风吹起树叶，我知道那是她的声音，当花儿绽放，我知道那是她的颜色，当阳光将斑驳的花影映在墙上，我对她的爱，就在那里。热爱春天的心情是任何人都渴望拥有的，我希望自己就这样，抱一本简单而有趣的书，静坐窗前，偶尔将目光从书上移开的瞬间，再到野外去走一走，看看野外的草木，细心的你，就能感觉到春天正迎面而来。

这个春节

◇张承新

这个春节
我不想去赚钱
不想去旅游
只想回家团聚
这是一年中一段最美的时光
请别打扰我
我只想宅在家
安心地陪伴亲人
亏欠了一年的亲情需要弥补
干渴了一年的思念需要滋润
也别用好吃好玩的诱惑我
外面好吃的好玩的
今天不去
明天它们还在那里
年的团聚
一年只有一次
错过了这一次
至少要等一年
即使我出门
也是走在寻亲访友的路上
这个春节
我只想做留守鸟
只围着故乡这个村玩耍
让母亲不用牵挂

苗青 摄

年味藏在炊烟里

□薛小玲

不得不承认，如今的过年，年味没在家里，反而是在熙来攘往的街上，在琳琅满目的超市，可能因为年的忙乱已经渐被各种成品半成品替代了吧，“忙年”，早已成了一个远去的符号。

小时候，腊八饭一吃，年味就渐浓了，大人小孩都明里暗里地掰指头算日子，算着盼着，年就近了，大人们开始忙碌起来，拖着鼻涕的孩子也没闲着，跟屁虫般地撵在大人的后边打转，买鞭炮做新衣，写对联扫房子，杀鸡剁鹅宰鸭，蒸馍煮肉包饺子，人人不得闲，却又都兴高采烈，满心欢喜。

于是那“年”再也顾不得矜持，如一头寻爱的小鹿般迫不及待地撞了过来。

记忆里烧锅蒸馍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工序，那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，那时候我家的大锅总是我烧，即便外边大雪纷纷，锅台边也是热气蒸腾地暖和着，最主要的是有一种成就感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可以胜任烧锅的重任了，心里喜滋滋地自傲着。

烧锅要抱大捆的柴禾，那锅很大，可以放进去整根的骨头，锅里是过年要吃的大馍、枣花、馒头、包子；当然，也得用大锅煮肉，煮大骨头，敦敦实实满满登登，锅底下是烧得旺旺的火，火舌在锅台里不安分地探头探脑，一个不小心它们就会恣意地冒出来，袅袅的炊烟弯弯曲曲地奔向云霄，在蓝莹莹的天上画出谁也看不懂的抽象画，空气里是挥之不去的各种香味，浓厚得像化不开的幸福。

烧的柴禾多了，锅台下的灶坑就满了，得用铁锹掏出来，不然火被闷着就不旺了，掏出来的柴灰都是还没燃尽的，但已没有明火了，只剩余烟还在丝丝缕缕地拉拽喘息，用废弃不用的搪瓷盆或者破了口子的铁锅盛着，将一些吃食埋在里边焖，焖过花生红薯，还焖过带壳的干毛豆，那豆在灰堆里噼噼啪啪地响，一不小心就会有不安分的豆子蹦出来弹在迫不及待的脸上，很疼，但却不会让伸长的脖子缩回去半寸；最喜欢的是在里边焖窝头，冷硬的最好，提前用刀切成薄片，埋在余火将熄的灰堆里，停会儿扒出来拍打灰尘后就是热乎焦香的馍片，要张很大的嘴，啊呜一口咬掉半拉，那香、那焦脆热乎，啧啧……。

如今即便在乡下，过年也很少自己烧大锅蒸馍煮肉了，都是买，或者电磁炉和煤气罐，方便、干净和快捷，但买的馍白暄松软没有一点筋骨，耐不得咀嚼；电磁炉上炖出的骨头剁得一截截如落难的英雄，再也啃不出往日的豪气了。

有朋友说：“炊烟是草木的叹息，灰粉是草木的灵魂，烟熏火燎味，是人间最原始的生存气息”，但时代的进步，科技的发达，让最原始、最具生存气息的烟火味无法挽留地渐行渐远了，大概也只能在偶尔的梦境里，还能看到那袅袅的炊烟和傻乎乎地幸福着的烧火丫头了。

“福”字里的流年

◆张金刚

春节，大红“福”字贴满门楣、窗户、柜厢、院落，祈愿福寿、福运、幸福延年。年年岁岁“福”依旧，岁岁年年景不同。小小“福”字，见证了几多时事变迁、家庭冷暖，我自知其味，感怀万千。

童年的春节最简朴，但却又最快乐。除夕，母亲忙着蒸馒头、剁肉馅；父亲忙着糊窗户、贴春联；我疯跑玩够了，便顾东顾西，打下手并捣乱。父亲用刀刮净旧年褪色残裂的春联，刷上浆糊，喊我：拿对联来！我一手一条，哗啦啦跑着送上；贴好，郑重其事地念到：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陆续，又贴了数幅方块红“福”。

仰头问父亲：啥是福呀？父亲笑答：你嘴里含的糖块是福，兜里揣的鞭炮是福，身上穿的新衣是福，你墙上贴的奖状是福，还有……我似懂非懂，接过话茬：娘蒸熟的馒头上点的红点是福，剁烂的肉馅是福；爹装满粮囤的粮食是福，给我的压岁钱也是福……父母边忙边乐，点头称是。在外打工的哥哥除夕赶回来时，“福”字已映红了擦黑的小院。一家人，和和睦睦围坐桌前，我意犹未尽：全家一块过年是福！欢声笑语中，为福干杯。这福，真实而纯粹，全是甜蜜！

外出求学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长了知识也增了烦恼。春节放假，我凭着学校练就的毛笔字，接过了村里老先生的班：写春联。乡亲们络绎不绝，我忙不可支；从上午写到傍晚，从腊月根忙到过除夕。饱蘸墨汁，在红纸上挥毫写下对生活的期盼，对乡亲的回报。写的最多的仍是“福”字，一时饶有成就感的我，自认为义务写春联，是福；乡亲的夸赞、母亲的自豪，更是一种福！

“福”字写完，步入春节，我却感不到福。颇有自尊的我，感觉家境拮据很是丢脸；除了饺子、好菜寥寥；鞭炮很少、烟花没有；更为难过的是过年没有新衣。于是，我不外出、不串门，将自己反锁小屋，盯着炕尾墙上的“福”字发呆，独自伤怀。母亲劝我：爹娘没啥本事，以后全靠你自己闯了。我不言语，却牢记于心，过了年，我只有努力！正是这股一定要争气的劲，激励我屡拿奖学金，磨炼我心性日渐丰盈。想来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福。这福，酸涩而有力，助我成长！

师范毕业，回乡从教。很快，谈婚论嫁，有了小家。春节，在租住的小屋里，我和妻子撕下“囍”字，贴上“福”字。望着贴在房东家里的“福”字，我黯然神伤，自觉愧对妻子；可她却毫不在意，用嗔怪的亲切口吻命令我大扫除、包饺子，准备过年。心中暗喜：虽家底寡薄、生活清苦，但有妻子并不嫌弃、不计较的相守，这便是莫大的幸福。

女儿稍大，我便携妻带女回家过年。父母依旧在老屋里进进出出，围着灶台忙忙碌碌；有了我们兄弟们小家的融入，狭小的院落热热闹闹、拥挤温馨。二老虽背已驼、步已慢，却喜上眉梢、乐在心里。我贴春联，父亲领孙辈瞅着；女儿指着“福”字问：啥是福呀？父亲的答案一如当年，我心中倏地一暖。年夜饭时，女儿还在问，母亲笑答：有你们这帮活蹦乱跳的小猴崽子，就是最大的福喽！我有感而发，举杯道出了兄弟们的心声：二老健康长寿，才是全家最大的福呀！这福，热烈而多情，倍感暖心！

我一直认为“福”是圆的，梦圆是福、团圆是福；故而，我写的“福”字总是很圆润。每至春节，“福”满人家。望着穿越时代永恒不变的“福”字，我品出的是五味杂陈的生活滋味、幸福温暖的挚爱亲情！

那些年，那些年味儿

◇葛亚夫

那时的年，很慢，很长，很有味儿，漫长的“吧唧”一下嘴，就够回味一整年。

那时的年还是土生土长的，不用赶，不用抢。谷禾熟了，禽畜肥了，小孩馋了，年就来了。老民师敲敲甲骨般的黑板，用龟裂的手写下：禾。我们跟着读，哄堂大笑：老师又写错别字了！他敲我们的脑袋：恁这些龟孙子，记住喽！这是甲骨文，咱老祖宗的年。

甲骨文？我们瘦得皮包骨，都是甲骨文喽！老师竟没生气，点点头：“禾，上面是禾，下面是人，先有禾之种植，而后有年字之发生，年生于禾也。所以，年的寓意是，人背负禾、禾养育人。这也是为啥？一年到头，都围着庄稼转；一年到头，都想着过年。”

他的话太深奥，我听不懂。但每次累得腰酸腿痛时，都会温故一遍，知新一次。乡下的孩子愚钝而勤勉，很多用心无法理解的物事，都会用身体反复理解、消化。就像年。

那时的谷禾也是土生土长的，纯手工操作。从一粒粟种下，到万颗籽收回，中间是缓慢悠长的劳作。累了，就躺在谷禾间，想想年解乏；或者，瞥瞥禽畜，用手丈量年的尺寸。人穷志会短，但想象力更充沛。从禾到人，从禾到年，千百年来，村人活得恬然而悠闲。

时光虽然清贫，但年味清新、富足。那些吃的喝的玩的乐的，也都是纯手工工艺，需要一家人的合作和努力，培育和制作的过程，也都漫溢着年味，年味变得悠长、动人。

父亲说，年还写作秊。他没解释，我也猜得到。禾是象形字，秊是会意字。“禾”是农人的宿命，“千”就是磨难吧？这让我想起《西游记》。父亲笑着说：别自以为孙悟空了！你也就是个小妖精。人活着也是取经，我们磨难小，就取个年、混个饱……

寒冬漫漫，物质匮乏，年比腊月还瘦。等啊等！我又急又馋，父亲就讲年的故事。

父亲说，古时候，有个小怪兽叫夕，有个老神仙叫年。腊月三十，夕就出来捣乱，抢吃的，年就出手赶跑它。所以，三十那天叫除夕；初一就叫过年。

肚子咕咕叫起来。我说：爸！夕跑我肚子里捣乱了，快拿好吃的赶走它。

父亲说，馋鬼！咱就不给它吃，它饿很了自己就跑了！我垂头丧气，只好听故事充饥。

父亲接着说，为了感激年，大家都去拜年。拜年要给啥子？我伸手，眉飞色舞：给压岁钱。父亲刮我的鼻梁：财迷！年虽然像老爸一样威武，却怕一个小妖：岁。父亲掏出一枚硬币，放在我手里：但钱可以制服岁！大家就给年压岁，守着，所以除夕夜要守岁……

我听得云里雾里，钱一到手，立刻清醒了，拍马直奔小店，哪管身后父亲的感叹。

五谷煮成粥、蒸成馍，给禽兽尝尝，它们也死而无憾了。杀鸡，宰猪，刺鱼……年拉开了帷幕，我们这些煎熬一年的孩子，终于可以粉墨登场、大显身手了。

父亲打电话，问归期，我才想起年又到了，又离家一岁了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年，穀孰也。从禾千声。奴颠切。”恍惚里，我看见父亲在讲年的故事，我还津津有味地听着。

遗失声明

迪庆联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，不慎遗失营业执照（副本），注册号：533400100005831。

迪庆联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，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(副本)，证号：云国税字533421329251286号。

迪庆联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，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(副本)，证号：云地税字533421329251286号。

迪庆联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，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(副本)，代码：32925128—6。

迪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2016年度住房公积金财务公告

根据国务院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，为了接受社会监督，增强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透明度，现对社会公布2016年度住房公积金财务报告。

一、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

截止2016年底，我州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82271.09万元，缴存单位759户，缴存人数36890人，当年归集住房公积金50570.32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8.65 %，当年全州新增缴存单位32户，新开户职工人数1978人。住房公积金余额227498.81万元，缴存单位711户，缴存人数28924人，住房公积金归集率为100%。

二、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

截止2016年底，我州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54772.28万元，当年提取住房公积金15724.65万元，提取率为22.72%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8.50%，其中：

（一）购建房提取2369.49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15.07%；（二）离退休提取5594.28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35.58%；（三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5523.02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35.12%；

（四）户口迁出或调出迪庆州境内提取632.95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4.03%；

（五）装修自住住房提取300.19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1.91%；

（六）无房职工支付房租提取3.62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0.02%；

（七）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、死亡、大病等其它消户提取1247.74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7.93%；

（八）其它提取53.36万元，占提取总额的0.34%。

三、住房公积金贷款情况

截至2016年底，已累计向14244户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275986.20万元，当年发放个人贷款1425户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3.37%，当年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52486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0.77%。当年回收委托贷款25922.47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26.13%。全州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为157590.14万元。当年住房公积金存贷比率103.79%；逾期贷款率0.201‰，与上年同期下降0.072‰。

四、资金运用情况

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率为75.23%；当年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率为127.70%。

五、住房公积金财政匹配情况

2016年财政匹配住房公积金17012.73万元，479户，计210362人次，月均匹配17530.17人，匹配金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0.47%。

六、增值收益情况

（一）业务收入

2016年业务收入6517.18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1.69%，其中：

1、住房公积金利息收入1791.38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2.89%；

2、增值收益存款利息收入50.87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8.81%；

3、委托贷款利息收入4650.96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5.95%；

4、其他收入23.96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41.52%。

（二）业务支出

2016年业务支出3658.37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01.41%；其中：

1、住房公积金利息支出3425.43万元，比上年同期增长114.26%；

2、委托贷款手续费支出232.55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6.03%；

3、其它支出0.394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10.76%；

（三）增值收益及分配

2016年住房公积金实现增值收益2858.81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40.60%，增值收益率为1.23%。当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265.64万元，提取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857.64万元，提取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735.53万元。累计提取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9071.10万元，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为1688.26万元。

2016年住房公积金实现增值收益2858.81万元，比上年同期下降40.60%，增值收益率为1.23%。当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265.64万元，提取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857.64万元，提取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1735.53万元。累计提取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9071.10万元，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管理费用4627.32万元，累计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1688.26万元。

迪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17年1月18日

本报由迪庆日报彩色印务中心印刷　本报地址：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208号　邮编：674499　纠错投诉电话：8224019　传真：8289000　记者部：8222759　编辑部：8223550　副刊部：8226346　广告部：8230970　印务中心：8881620　网络部：8881015